



蘇聯·密哈爾柯夫著 陳 鄂 譯

我要回家

文 光 書 局

蘇聯兒童劇本

我 要 回 家

密哈爾柯夫 陳 鄂 譯

上 海 書 局

1950

我 要 回 家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基本定價五元整

著 者 密 哈 爾 柯 夫
譯 者 陸 劍 秋 鄂

發 行 人 陸 劍 秋
發 行 所 北 京

分發行所 聯 營 書 店
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上海 漢口 廣州
北京 廣州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版（京）

京總1637

(86P.)2001-6000

人 物

多布里寧——少校，蘇聯代表。

索洛金——蘇軍上尉。

薩莎·布都左夫	}	蘇聯兒童。
伊拉·索科洛娃		
瑪莎·留畢莫娃		
托利亞		
弗拉迪斯		
惹尼亞		

索科洛夫——蘇聯中校軍醫。

皮斯卡也夫——蘇軍上尉，邊防軍司令官。

梅夏欽珂	}	蘇軍士兵。
察普林		

絲邁達·蘭德曼——拉脫維亞人，孤兒院女教員。

雅尼斯——拉脫維亞人，移居德國。

烏普瑪尼斯——拉脫維亞人，孤兒院的主任。

庫克
斯考特
愛特

} 英國軍事當局的代表。

德治——美國記者，女。

美國中士。

英國翻譯官。

伍爾斯特——瘦長的德國女人。

史皮克——啤酒店女主人。

柏克爾——瘦削的德國人。

穆勒——教員，德國人。

瑪爾塔——德國女人，穆勒的妻子。

英國兵及美國兵。

時間：一九四八年。

地點：德國西部佔領區。

開 幕 詞

蘇軍少校多布里寧立在幕前

多布里寧：

時光奔流得分秒不閒，

五年啊，蘇聯的孩子在英國的孤兒院！

衣衫破爛得像叫花，從沒有一頓飽餐，

却向他們頭腦裡偷偷貫輸些毒藥。

頭頂上飄蕩着陌生的英國旗，多傲慢，

遇到英國兵，他們用德國話問安！

還在教堂裡跪讀些禱告文。

但在遠遠，雪掩的村莊裡，俄羅斯母親

正期待着他們……

從北斯可夫拖來的孩子將來要變成甚麼人？當兵？當

奴隸？當偵探？

還是要變成沒有祖國，沒有家鄉的

牛馬，不發一言？

玩弄的是些甚麼狡猾陰謀？

是那個外國外交官暗地裡衛護？

問問負責孤兒院的庫克先生，

肯不肯把自己的兒女送到這樣的孤兒院？

問問斯考特先生

他的孩子受不受這磨難？

……一九四五年：我到過柏林，黑暗荒涼，

那時候我知道，我也有三歲的孩子，在俄國的家鄉。

我等他叫我：「爸爸」！但這也和在家裡一般，

今天兩個聲音——孩子的和我的聲音匯成一片，

「讀過書的野獸們！冒充人類的怪物們！

打開孤兒院的門吧——送回蘇維埃的孩子們！」

第 一 幕

第 一 景

（德國西部佔領區。一九四八年。英國的孤兒院。在欄杆後面，在昏暗的禁閉室裡，坐着一個男孩。不遠的地方傳來不和諧的孩子們的合唱聲，唱的是天主教的禱告文。禁閉室的門後出現了一個女人的身影。）

女人聲音：薩莎！……薩莎·布都左夫……你在這兒嗎？

男孩：我在這兒，絲邁達小姐！

絲邁達：（從欄杆中間遞給男孩一點東西）你拿去！

薩莎：謝謝你，絲邁達小姐！

（聽到腳步聲。絲邁達下。薩莎吃東西，一面在鄙視。烏普瑪尼斯上。薩莎跳起來，筆直地立正。）

烏普瑪尼斯：（溫和地）怎麼樣，小餓狼？在這個臭洞裡坐厭了沒有？你沒說話吧？……你看，犯了錯誤有甚麼結果！這時候你不能跟大家一塊去禱告，却坐在禁閉室裡。

薩莎：他們把我鎖在這裡的。

烏普瑪尼斯：（微笑）很明白，不是你自己願意給關在這裡。是罰你的。誰罰你的？是我罰你的。

薩莎：烏普瑪尼斯先生，你爲甚麼要罰我？

烏普瑪尼斯：好像你還不知道爲什麼罰你！其實你知道得清清楚楚地爲什麼罰你。寫了這封蠢信，沒有什麼好結果。你們當中是誰頭一個想出這個蠢主意來的？嗯？說呀！爲什麼你一句話不說，像個木頭人？誰教你的？蘭德曼小姐？

薩莎：沒有人教過我。是我自己。

烏普瑪尼斯：我早就明白啦！不壞，至少你還坦白，認了錯。現在你懂不懂，爲什麼不該寫這封信？

薩莎：爲什麼？

烏普瑪尼斯：在蘇聯住的那些蘇聯孩子，你們管他們幹

什麼？

薩莎：（沉默了一會）我們覺得好玩。我們希望他們回信給我們。我們一點都不知道他們的情形。

烏普瑪尼斯： 頂好你們一點都不知道他們的情形。你們知道他們的事越少，你們也就能更快地變成現代的人。你們要感謝上帝和英國政府，因為你們自己還活着，還健康，因為你們頭頂上還有屋頂。你們根本用不着跟小共產黨們通信。而且總之，凡是大人們命令你的事，你就少說話多做事好了。

薩莎： 我做。

烏普瑪尼斯： 不好，大人叫你做的事，你都做得不好！你簡直就不記得，你得到這麼好的照料，就應該感謝英國的紅十字會才對。跟着我說：「我應該感謝英國政府……」

薩莎：（跟着說）我應該感謝英國政府……

烏普瑪尼斯： 爲什麼要感謝？

薩莎：（跟着說）爲什麼要感謝？

烏普瑪尼斯： 因爲對你的一切照料。

薩莎：（跟着說）因爲對你的一切照料……

烏普瑪尼斯： 你是個孤兒。你沒有爹，沒有娘。要不是

被這個孤兒院找到，你餓都餓死了。英國人，還有我——我們都希望把你養大成。而你不但感謝我們，却還常常說俄國話。而且還唱俄國歌。

薩莎：我到底還是個俄羅斯人麼，烏普瑪尼斯先生。

烏普瑪尼斯：你以前是俄羅斯人，這關我甚麼事？現在你是英國孤兒院的學生，教你用甚麼話說，用甚麼話唱，你就該用那種話說，用那種話唱。

薩莎：我只該說德國話？

烏普瑪尼斯：教你用甚麼話，你就該用甚麼話……

（有走近的聲音。斯考特和道治向着禁閉室走來。）

斯考特：道治小姐，當心點……這是台階……好……現在朝右手……

道治：謝謝你，斯考特先生！這個門裡是甚麼地方？

斯考特：這是我們的禁閉室。我們差不多用不着這地方。

道治：沒有用處，斯考特先生！這東西從來都沒多大用處。

斯考特：道治小姐，我們寧可採取人道的教育辦法！孩子們在打仗的時候長了不少經驗。他們的心理上是公平的。他們應當感覺得到我們的教育方法和他們在德國人那裏所見到的方法有甚麼不同……現在走這邊，

上這個台階……

（走過。談話聲和腳步聲漸遠。）

烏普瑪尼斯：（向薩莎）出來吧，小鬼東西！希望你現在
可以乖一點了……

【燈光漸暗】

第二景

（孤兒院裡的飯廳。幾張桌子，蓋着油布，幾隻毀爛的木頭椅子。有一張四個人吃飯的桌子，佈置得像過節一樣，上面有：白淨的桌布，花，盛着切好的白麵包的麵包盤。牆上有個很大的木質十字架。四個學生走進飯廳裡來：托利亞，弗拉施斯，惹尼亞，薩莎布都左夫。後面是烏普瑪尼斯和孤兒院的一個傭人。傭人手裡端着一個銅質的湯盤，裡面的粥冒着熱氣。孩子們穿得很整潔，頭髮也梳過了。烏普瑪尼斯很滿意地看了一下桌上的擺設。孩子們莫名其妙地交換着目光。）

烏普瑪尼斯： 來吧，小狼們！今天再給你們加一頓飯吃！我說你們一定都還飽着哩，沒說錯吧。（跑過來親自動手把湯分到四個盤子裡去。）這一次你們可要吃得飽到喉嚨了，可用不着把盤子舐得吃完飯後洗都不用洗。有甚麼值得看來看去的？聽我說好了：這兒不會害你們。我給你們擺好了全套杯盤碗碟，等我一發命令，你們就用調羹。這個你們會，用不着教。

托利亞： 可是爲甚麼我們要吃第二次呢？

烏普瑪尼斯： 你們的事情就是背禱告文，坐在桌子旁邊吃飯。一點都用不着問爲甚麼要這樣。要給你們照像登在美國雜誌上。你們一舉一動都得像有教養的人一

樣，規規矩矩地，不要像餓狼。要懂得，你們是幸運兒。一百二十個像你們這樣白吃飯的人裡頭，我親自挑出你們四個來。

弗拉迪斯： 我們真得謝謝您，烏普瑪尼斯先生！

烏普瑪尼斯： 對，對！……我可不是天天罰你們的。

這一點得好好記住。

弗拉迪斯： 這點我們記住，烏普瑪先生。

烏普瑪尼斯： 很可惜，不但不感激，你們中間竟有人真不聽話，破壞規則，我們這孤兒院的規則一規定好就不會改的。你們坐好等着吧。等我的命令。

（孩子們入座。烏普瑪尼斯和端湯盤的傭人下。）

托利亞： （看着盛粥的盤子）。 還有油哪！

（全場看盛粥的盤子。）

薩莎： 我小的時候，媽媽也是給我吃白粥的。

托利亞： 也放牛奶？我知道，媽媽給我放的是煉乳。

弗拉迪斯： （向托利亞）。放下調羹。烏普瑪說我們得等他發令。

托利亞： 我只是嚐嚐……（嚐了嚐粥）。我們一直都還沒有一天吃過兩頓飯哩。……

薩莎： 可是有時候我們一天倒坐兩次禁閉室哩。

弗拉迪斯：要是聽話就不會坐禁閉了。我聽話，就沒挨過罰。我還一次都沒有坐過禁閉室呢。

薩莎：好好告訴你吧：你是拉脫維亞人，烏普瑪尼斯先生也是拉脫維亞人。可是我是俄羅斯人。烏普瑪尼斯先生不喜歡俄羅斯人。

弗拉迪斯：所以麼，俄羅斯人不喜歡拉脫維亞人。

薩莎：你從那裡知道的？

弗拉迪斯：烏普瑪先生那麼說，我親耳聽見的。

薩莎：不過絲邁達說這不是真事。她也是拉脫維亞人。

托利亞：她也說過，說不定我也是個俄羅斯人。

弗拉迪斯：你是波蘭人。

托利亞：爲甚麼我是波蘭人？

弗拉迪斯：斯考特先生說你是波蘭人。

托利亞：我不是波蘭人。

弗拉迪斯：你是頂現代的波蘭人。我是波蘭人。（向薩莎）。你是俄羅斯人。（向托利亞）。你是波蘭人。

（向一直都不發一言的惹尼亞。）可是你呢？

惹尼亞：我還不知道哩 還沒告訴我我是甚麼人……（很饞地看着自己的湯盤。）我不管怎麼樣都得嚐嚐……

（惹尼亞嚐了嚐粥。烏普瑪尼斯走進來。惹尼亞正吃粥。孩子們都看到

了烏普瑪尼斯，可是沒人告訴惹尼亞說危險來了。烏普瑪尼斯走到惹尼亞身子後頭，把他的臉朝盤子裡按了幾下。）

烏普瑪尼斯： 我好像明明白白地說過：等我的命令！我有命令叫你們吃湯？

（斯考特和德治走進來。胸前掛的美國照像機的鏡頭打開着，手裏是筆記本。孩子們像見到長官，身子挺得直直的。惹尼亞擦了擦給粥弄髒的臉。斯考特懷疑不滿地向烏普瑪尼斯看。）

烏普瑪尼斯： 孩子們鬧着玩，斯考特先生。

斯考特：（向德治笑）。孩子總是孩子！你可以開始上底片了。

德治： 好吧！

（烏普瑪尼斯看了看斯考特的眼色，然後向孩子們做了個手勢。孩子們把手合在胸前，禱告。）

烏普瑪尼斯： 站起來！孩子們，背禱告文！

孩子們：（同時）感謝你，上帝，慷慨地賜給我們飲食！

薩莎：（不慌不忙地加上一句）兩次！

斯考特： 孩子們可以吃了。

（孩子們忍住笑，坐下來拿起調羹。）

德治： 這樣……讓他們笑！

斯考特： 孩子們，我請你們不要動！笑！

烏普瑪尼斯： 別動！笑！

德治：好！（捲膠捲。）再來一次！……（捲膠捲，）

斯考特：現在我們去到小娃娃那裡去。他們等我們哪。

（斯考特和德治下。孩子們貪嘴地吃粥。烏普瑪尼斯走近薩莎，狠狠地攪了他肩膀一把。）

烏普瑪尼斯： 禱告的時候你說些甚麼？

孩子們慌忙地吃完粥，屏息着。

薩莎：我說：「感謝你，上帝，慷慨地賜給我們飲食兩次！」

烏普瑪尼斯： 你爲甚麼說「兩次」？

薩莎：（痛得繃了繃眉頭）我沒說兩次，我只說了一次。

烏普瑪尼斯： 你還想開玩笑？開玩笑就得讓你知道厲害！
我親眼看見你怎樣侮辱禱告文的！你這小俄國狼，還
想跟我搗鬼！

（把薩莎從桌旁拉起來。托利亞把薩莎盤裡的粥也吃光了。）

薩莎：我說得不是實話嗎？今天我們吃了兩次，一點都不假。兩次！

烏普瑪尼斯： 我親眼看見你怎樣侮弄禱文的！

(拉着薩莎朝門走。孩子們喝光自己盤裡的粥，舐着調羹。)

【幕落】